

# 花样婚礼

■侯美玲

花婶丈夫早逝,儿子小董研究生毕业,在省城一家医学研究中心工作。平日里,花婶独自守着一个大院子,除了做做农活,剩下的时间就是侍弄园子里的花花草草,日子过得清贫。

花婶喜欢养花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。她喜静不喜闹,一年四季都在和花打交道,育种、培土、施肥、换盆、扦插、浇水、施肥、捉虫,每天忙得不亦乐乎。院子里、围墙上、甬道边、窗台上、栏杆上,到处都有她养的花。

春有牡丹,夏有茉莉,秋有菊花,冬有梅花。那些花开得无忧无虑,不但花婶欢喜,左邻右舍看了也喜欢。“花婶”就是这样被大家叫开来的,她的本名反倒让人想不起来了。

春节期间,小董带着女朋友小敏回家

过年,告诉妈妈一个好消息,两人准备年后结婚。花婶听了既高兴又愧疚,“可是,咱家这条件,既没钱买高档烟酒,也订不起高级餐厅,没法给你们办一场体面的婚礼。”小敏拉着婆婆的手安慰道:“我们商量过了,婚礼量力而行,不大操大办。”花婶听了,感动极了。

大年初六,小董和小敏要走了。花婶拉着两人的手说出自己想了 overnight 的话:“我要为你们办一个花样婚礼,不在别处,就在咱家院子里。”小敏好奇地问:“什么是花样婚礼?”花婶故意卖了个关子:“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啦。”

从那天起,花婶就开始规划儿子的婚礼。背景墙装饰用什么花,拱门编织用什么花,花篮里插什么花,婚车上摆什么花,婚房



## 人生百味

里放什么花……每天想这些和婚礼有关的事情,她的心情也像盛开的花一样美丽。

5月的一天,花婶家高朋满座。大伙像是来到花的海洋,绣球、海棠、樱花、牡丹、芍药、玫瑰、蔷薇,各色花朵竞相绽放。屋檐下、院墙上、甬道边、墙角处,目之所及都是花。一树树、一簇簇、一盆盆、一朵朵,白的似瑞雪,红的似艳霞,黄的似金星,绿的似碧玉,一派壮观景象。

花婶一身新衣,头上插了一朵芙蓉花,显得精神焕发。客人们也学着她的样子,你掐一朵牡丹簪在发髻,她摘一朵蔷薇别在胸前,更有不少女孩将樱花挂在包带上。大家兴致勃勃赏花,开开心心拍照,婚礼现场很是热闹。

其实,自打回家走进小院那一刻起,小董和小敏就被五彩缤纷的花吸引了。两人手牵手,这里看看,那里瞅瞅,为花婶的创意喝彩,更为她的付出而感动。

浪漫的婚礼进行曲在繁花似锦的小院响起。新娘一袭白色婚纱,手捧大束红玫瑰,在父亲牵引下,走过撒满花瓣的红毯。新郎的西装上也佩戴了一朵红玫瑰,接过新娘的左手,来到粉色蔷薇的背景墙下。两人站在一起,在鲜花的映衬下,眼里含着甜蜜,脸上写满幸福。

花香伴着酒香、菜香飘满小院。一对新人站在花丛中,享受这别具一格的花样婚礼。花婶对孩子们的爱意藏在这五颜六色的花中,愈发显得与众不同。

## 念念不忘

# 槐花饼

■张力

每当我回忆童年时,记忆中最深的便是槐花饼。那时候,爷爷总是对我说:“槐花开得正好,我们又能做槐花饼吃啦。”

小时候的我像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,总和邻村的男孩子们玩,爬树掏鸟蛋,下河摸虾钓鱼,拿着棍棒和隔壁邻居家的恶狗对骂……欢声笑语充满了我整个童年,我每天都拖着玩得疲惫的身体回家。

“小子,累了吧?今晚奶奶又做了槐花饼,我们爷俩又有口福咯!”爷爷拉着我到水池边帮我洗手。他的络腮胡子扎得我的脸又疼又痒,偏偏我又特别喜欢,热切地往上贴,咯咯地笑着。爷爷一把把我抱在怀里,热切地贴上来,故意地在我脸上蹭来蹭去。

这时,奶奶端着一盘槐花饼从厨房里出来,边走边说:“你们爷俩儿别玩了,看看这地上都湿了!快点把手擦干了,来吃刚刚出锅的槐花饼!”于是我便挣脱爷爷的怀抱,颠儿颠儿地跑到餐桌前,坐在椅子上,小腿一晃一晃地,双手展开伸向奶奶,说:“槐花饼,我最喜欢吃奶奶做的槐花饼了!”

奶奶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,宠溺地摸摸我的头,“就属你嘴巴甜,就会说!”说着还刮了一下我的鼻尖,“别急,多着呢,少不了你的!你要喜欢呀,奶奶以后天天给你做!”我一声一声应着,已经拿起一个饼吃了起来。酥脆的饼一咬全碎在嘴里,弥漫着一股清甜的槐花香。

可是,时光总是不经意间流走了。我长大后便离开老家去了一个外地的城市工作。去了远方,牵挂更多,乡愁也更浓了。

夜晚散步回家,吹着暖风,思绪万千,和爷爷奶奶一起吃槐花饼的场景总是浮现在眼前。回眸间,仿佛又闻到了槐花饼的香味,看到了爷爷奶奶的笑容。



投稿邮箱: czwbsw@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## 花开诗旅

# 回到老屋

■杨兴华

再次回到老屋

斑驳的树影正准备从墙上悄悄溜走  
风顺着咧开嘴的窗台挤进来

贴着墙壁躲进角落

阳光就躺在地上

犹如新铺的地砖

多年以前你就坐在那把椅子上

阳光从你的后背一直爬到你的头顶  
把黑发和白发都染成了金色

日子过得真快呀

时间一晃就过去了

仿佛你手里那支快速燃烧的烟

那把椅子还在

只是上面厚厚的灰尘

把往事越埋越深了

# 一根白发

■张军霞

整个上午,我都在电脑前工作。或许是看屏幕时间太久了,眼睛有点痛,我把视线转向阳台那盆郁郁葱葱的铜钱草。阳光透过玻璃窗倾泻在屋内。就在视线转换之间,我发现自己的肩膀处有什么东西在发光。它闪了一下就不见了。我不甘心,以为头发上沾了碎纸屑一类的东西。

经过一番“穷追不舍”,我发现是隐藏在头发中的一根白发。我的头发一年前烫染过,发梢处还残留着染过的浅棕色。我把这根白发拔下来,发现它有十几厘米长。

人到中年,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发现白发了,但往常的白发没有这么长,也往往是黑中带白,而这根白发白得很彻底。我把它放在黑色键盘上,它显得格外醒目。我不由得好奇起来:“是从什么时候,我长了这么长的一根白头发?它是直接长出来的白发,还是在不知不觉中由黑变白的呢?”

为了解决心中的疑问,我专门上网查找资料。原来,白头发一般是从发根开始逐渐变白的,也就是说,这根头发的变白是“潜伏”和“蓄谋”已久的。变老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,所

以我们往往难以察觉。直到有一天,身体发出了某种信号,这才不由一声长叹:“我竟然老了!”

不久前刚读过丰子恺的文章《渐》,老先生在此文开篇便写道:“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,莫如‘渐’,造物主骗人的手段,也莫如‘渐’。”是啊,几乎所有的变化都是渐进的,犹如从斜度极缓的山坡上一步一步走下来,每一小时,每一分钟,每一秒都在变化。

我周末经常陪母亲到公园散步。家离公园本来很近,步行10分钟就能走到。不知从哪天开始,母亲渐渐跟不上我的脚步了。往往是我这里眉飞色舞地正讲着什么,转过头发现母亲落后了好几步,我停下来等她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再到后来,因为腿疼,她无法走完这段路,我只能开车带她去公园,由散步改为散心。我的母亲也在一天天老去。

从这一天开始,我把这根白头发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,时时提醒自己,每一天都要活得有趣。人应该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,就不惧岁月的流逝。

## 人生感悟

### 【一支翎羽】

借孤雁的一支翎羽,写一朵云的孤独,写一片天的辽阔,写一株芦苇的坚定,写一片落叶的守望。

——潘彩宜

### 【三月的天空】

三月的天空映入眸子里。抬头望向西边,那里的颜色是淡蓝夹杂着薄薄的白,像少女脖颈上的纱巾,轻盈飘逸,静静地裹在远近高低的山峦上。

——张蕾

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 15100868801。
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# 【作伴】

三月,带着斜风细雨姗姗走来。烟雨中,有绽放的花,还有归来的燕子给我作伴。我给奶奶作伴,奶奶给瓜菜作伴。我们将菜种播撒在菜园里,陪它们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

——郑雄